

寫景小品下(山水)

- 一 水經注節選(五篇) 顧道元……………二
- 二 答謝中書書 陶宏景……………五
- 三 與朱元思書 吳均……………五
- 四 山中與裴秀才迪書 王維……………六
- 五 永州八記 柳宗元……………六
- 六 西湖七月半 張岱……………一
- 七 中郎遊記(二篇) 袁宏道……………二
- 八 西山十記 袁中道……………四
- 九 徐霞客遊記(四篇) 徐宏祖……………九
- 一〇 洪北江遊記(四篇) 洪亮吉……………四
- 一一 畏廬遊記(七篇) 林紓……………七
- 一二 西溪泛舟記 樊增祥……………二

一 水經注節選 酈道元

(一) 河水

又南過河東北屈縣西。

河水南逕北屈縣故城西。西四十里有風山；上有穴如輪，風氣蕭瑟，習常不止，當其衝飄也，略無生草，蓋常不定，衆風之門故也。風山西四十里，河南孟門山。山海經曰：「孟門之山，其上多金玉，其下多黃璽涅石。」淮南子曰：「龍門未開，呂梁未鑿，河出孟門之上，大溢逆流，無有丘陵，高阜滅之，名曰洪水。大禹疏通，謂之孟門。」故穆天子傳曰：「北登孟門，九河之隘。」孟門，卽龍門之上口也，實爲河之巨隄，兼孟門津之名矣。此石經始禹鑿，河中漱廣，夾岸崇深，傾崖返捍，巨石臨危，若慄復倚。古之人有言：「水非石鑿，而能入石。」信哉！其中水流交衝，素氣雲浮，往來遙觀者，常若霧露沾人，窺深悸魄。其水尙崩浪萬尋，懸流千丈，潭洪最怒，鼓若山騰，潏波頽疊，迄於下口。方知慎子下龍門，流浮竹，非駟馬之追也。

又有燕完水注之，異源合舍，西流注河。河水又南得鯉魚（澗），歷澗東入窮溪首，便其源也。爾雅曰：「鱣，鮪也，出鞏穴三月，則上渡龍門，得渡爲龍矣，否則點額而還。」——非夫往還之會，何能便有茲稱乎？」

(二) 滹水

博水又東逕陽城縣，散爲澤渚。渚水滯漲，方廣數里。匪直蒲筍是豐，實亦偏饒菱藕。至若嬋婉伊童，及弱年崽子，或單舟採菱，或疊舸折芰；長歌陽春，愛深綠水；掇拾者不言疲，謠詠者自流響。於時行旅過關，亦有愬於羈望矣。世謂之爲陽城淀也。

(三)江水。

江水又東逕巫峽，杜宇所鑿以通江水也。

江水歷峽，東逕新崩灘。此山漢和帝永元十二年崩，晉太元二年又崩。當崩之日，水逆流百餘里，湧起數十丈，今灘上有石，或圓如箴，或方似屋，若此者甚衆，皆崩崖所限，致怒湍流，故謂之新崩灘。其類巖所餘，比之諸嶺，尙爲竦桀，其下十餘里有大巫山，非惟三峽所無，乃當抗峯岷峨，借嶺衡疑，其翼附羣山，竝槩青雲，更就霄漢，辨其優劣耳。神孟塗所處。山海經曰：夏后啓之臣孟塗，是司神於巴；巴人認於孟塗之所，其衣有血者執之。是請生居山上，在丹山西。

郭景純云：丹山在丹陽，屬巴。丹山西卽巫山者也。又帝女居焉。宋玉所謂天帝之季女，名曰瑤姬，未行而亡，封於巫山之陽。精魂爲草，實爲靈芝。所謂巫山之女，高唐之阻，旦爲行雲，暮爲行雨，朝朝暮暮，陽臺之下。旦早視之，果如其言。故爲立廟，號朝雲焉。其間首尾百六十里，謂之巫峽，蓋因山爲名也。

自三峽七百里中，兩岸連山略無闕處，重巖疊嶂，隱天蔽日，自非停午夜分，不見曦月。至於夏水襄陵，沿泝阻絕。或王命急宣，有時朝發白帝，暮到江陵，其間千二百里，雖乘奔御風，不以疾也。

春冬之時，則素湍綠潭，迴清倒影，絕巘多生怪柏，懸泉瀑布，飛漱其間，清榮峻茂，良多趣味。

每至晴初霜旦，林寒澗肅，常有高猿長嘯，屬引淒異，空谷傳響，哀轉久絕。故漁者歌曰：『巴東三峽巫峽長，猿鳴三聲淚沾裳！』

江水又東逕黃牛山下，有灘名曰黃牛灘。南岸重嶺疊起，最外高崖間，有石色如人負刀牽牛，人黑牛黃，成就分明。既人跡所絕，莫得究焉。此巖既高，加以江湍紆迴，雖途逕信宿，猶望見此物。故行者謠曰：『朝發黃牛，暮宿黃牛，三朝三暮，黃牛如故。』言水路紆深，迴望如一矣。

江水又東逕西陵峽，宜都記曰：自黃牛灘東入西陵界，至峽口百許里，山水紆曲，而兩岸高山重障，非日中夜半，不見日月，絕壁或千許丈，其石彩色形容，多所像類。林木高茂，略盡冬春，猿鳴至清，山谷傳響，泠泠不絕。所謂三峽，此其一也。山松言：常聞峽中水疾，書記及口傳，悉以臨懼相戒，曾無稱有山水之美也。及余來踐躋此境，既至欣然，始信耳聞之不如親見矣。其巒嵒秀峯，奇構異形，固難以辭敘；林木蕭森，離離蔚蔚，乃在霞氣之表。仰矚俯映，彌習彌佳。流連信宿，不覺忘返，目所履歷，未嘗有也。既自欲得此奇觀，山水有靈，亦當驚知已於千古矣！

(四) 夷水

夷水又逕宜都北，東入大江，有涇渭之比，亦謂之假山北溪，水所經，皆石山，略無土岸。其水虛映，俯視遊魚，如乘空也。淺處多五色石，冬夏激素飛清，傍多茂木空舫，靜夜聽之，恒有清響。百鳥翔禽，哀鳴相和，

巡頽浪者，不覺疲而忘歸矣！

(五) 沅水

沅水又東，歷臨沅縣。西爲明月池，白壁彎彎，狀半月。清潭鏡澈，上則風籟空傳，下則泉響不斷，行者莫不擁楫嬉游，徘徊愛玩。沅水又東，歷三石澗，鼎足均峙，秀若削成。其側茂竹便娟，致可玩也。又東，帶綠蘿山，綠蘿蒙幕，頽巖臨水，實釣渚漁詠之勝地；其迭響若鐘音，信爲神仙之所居。沅水又東，逕平山，西南臨沅水；寒松上蔭，清泉下注，栖託者不能自絕於其側。

二 答謝中書書 陶宏景

山川之美，古來共談。高峯入雲，清流見底。兩岸石壁，五色交暉；青林翠竹，四時俱備。曉霧將歇，猿鳥亂鳴；夕日欲頽，沉鱗競躍。實是欲界仙都，自康樂以來，未復有能與其奇者。

三 與朱元思書 吳均

風煙俱淨，天山共色。從流飄蕩，任意東西。自富陽至桐廬，一百許里，奇山異水，天下獨絕。水皆縹碧，千丈見底。游魚細石，直視無礙。急湍甚箭，猛浪若奔。夾崢高山，皆生寒樹，負勢競上，互相軒邈，爭高直指，千百成峯。泉水激石，泠泠作響，好鳥相鳴，嚶嚶成韻。蟬則千轉不窮，猿則百叫無絕。鸞飛戾天者，望峯息心；

經綸世務者，窺谷忘反。橫柯上蔽，在晝猶昏；疎條交映，有時見日。

四 山中與裴秀才迪書 王維

近臘月下，景氣和暢，故山殊可過。足下方溫經，猥不敢相煩。輒便往山中，憩感配寺。與山僧飯訖而去，北涉玄灞，清月映郭。夜登華子岡，輞水淪漣，與月上下。寒山遠火，明滅林外。深巷寒犬，吠聲如豹。村墟夜舂，復與疎鐘相聞。此時獨坐，僮僕靜默，多想發昔攜手賦詩，步仄逕，臨清流也。當待春中，草木蔓發，春山可望，輕櫺出水，白鷗矯翼，露濕青皋，麥隴朝雉。斯之不遠，倘能從我遊乎？非子天機清妙者，豈能以此不急之務相邀，然是中有深趣矣。無忽！因賦責漿人往，不一。山中人王維白。

五 永州八記 柳宗元

自余爲僇人，居是州，恆惴慄。其隰也，則施施而行，漫漫而遊，日與其徒上高山，入深林，窮迴溪，幽泉怪石，無遠不到。到則披草而坐，傾壺而醉，醉則更相枕以臥。臥而夢，意有所極，夢亦同趣。覺而起，起而歸，以爲是州之山水有異態者，皆我有也，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。

今年九月二十八日，因坐法華西亭，望西山，始指異之。遂命僕人過湘江，緣染溪，斫榛莽，焚茅茷，窮山之高而止。攀援而登，箕踞而遨，則凡數州之土壤，皆在衽席之下。其高下之勢，巖然，窪然，若垤，若穴，尺寸

千里，攢蹙累積，莫得遞隱，縈青綠白，外與天際，四望如一；然後知是山之特出，不與培塿爲類，悠悠乎與灑氣俱而莫得其涯，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。引觴滿酌，頽然就醉，不知日之入。蒼然暮色，自遠而至，至無所見，而猶不欲歸，心凝形釋，與萬化冥合，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，游於是乎始。故爲之文以志。

是歲元和四年也。

右始得西山宴遊記一

鉅罽潭在西山西。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，抵山石，屈折東流，其顛委勢峻，溢擊益暴，齧其涯，故旁廣而中流，畢至石乃止。流沫成輪，後然徐行。其清而平者且十畝，有樹環焉，有泉懸焉。

其上有居者，以余之亟游也，且款門來告曰：『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，既芟山而更居，願以潭上田質財以緩禍！』予樂而如其言，則崇其臺，延其楹，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，有聲淅然，尤與中秋觀月爲宜。於以見天之高，氣之迥。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，非茲潭也歟！

右鉅罽潭記二

得西山後八日，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，又得鉅罽潭。潭西二十五步，常湍而峻者爲魚梁。梁之上有丘焉，生竹樹，其石之突怒偃蹇，負土而出，爭爲奇狀者，殆不可數。——其嶽然相累而下者，若牛馬之飲於溪；其衝然角列而上者，若熊羆之登於山。——丘之小，不能一畝，可以籠而有之。問其主，曰：『唐氏之棄

地，貨而不售。問其價，曰：「止四百。」余憐而售之。

李深源元克已時同遊，皆大喜出自意外，卽更取器用，剷刈穢草，伐去惡木，烈火而焚之，嘉木立，美竹露，奇石顯，由其中以望，則山之高，雲之浮，溪之流，鳥獸之遊遊，舉熙熙然迥巧獻技，以效茲丘之下。枕席而臥，則清冷之狀與目謀；澆潛之聲與耳謀；悠然而虛者與神謀；淵然而靜者與心謀。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，雖古好事之士，或未能至焉。

噫！以茲丘之勝，致之豐鎬鄂杜，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。今棄是州也，農夫漁父，過而陋之，價四百，連歲不能售，而我與深源克已獨喜得之。是其果有遺乎？書於石，所以賀茲丘之遭也。

右鮎鋤潭西小丘記三。

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，隔篔簹竹，聞水聲如鳴佩環，心樂之。伐竹取道，下見小潭，水尤清冽，全石以爲底。近岸，卷石底以出，爲坻，爲嶼，爲嵒，爲巖，青樹翠蔓，蒙絡搖綴，參差披拂。

潭中魚可百許頭，皆若空游無所依，日光下澈，影布石上，怡然不動，俶爾遠逝，往來翕忽，似與遊者相樂。

潭西南而望，斗折蛇行，明滅可見。其岸勢犬牙差互，不可知其源。

坐潭上，四面竹樹環合，寂寥無人，淒神寒骨，悄愴幽邃。以其境過清，不可久居，乃記之而去。

同遊者：吳武陵，隰古，余弟宗玄。隸而從者：崔氏二小生：曰恕己，曰奉壹。

右至小丘西小石潭記四。

由冉溪西南，水行十里，山水之可取者五，莫若結罇潭；由溪口而西，陸行可取者八九，莫若西山；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，可取者三，莫若袁家渴；皆永中幽麗奇〔其〕處也；——楚越之間方言，謂水之反流者爲「渴」，音若衣褐之褐。

渴上與南館高嶂合，下與百家瀨合，其中重洲，小溪，澄潭，淺渚，聞廟曲折，平者深黑，峻者沸白，舟行若窮，忽又無際。有小山出水中，山皆美石，石上生青叢，冬夏常蔚然。其旁多巖洞，其下多白礫。其樹多楓柎，石楠，榿，樟，柚，草則蘭，芷，又有異卉，類合歡而蔓生，鞞韞水石。每風自四山而下，振動大木，掩苒衆草，紛紅駭綠，蕭勃香氣，衝濤旋濺，退貯豁谷，搖颺葳蕤，與時推移。其大都如此，余無以窮其狀。

永之人未嘗遊焉，余得之不敢專也，出而傳於世。其地世主袁氏，故以名焉。

右袁家渴記五。

自渴西南行，不能百步，得石渠，民橋其上。有泉幽幽然，其鳴乍大，乍細。渠之廣，或咫尺，或倍尺，其長可十許步。其流抵大石，伏出其下。踰石而往，有石泓，莖蒲被之，青鮮環周。又折西行，旁陷巖石下，北墮小潭。潭，幅員減百尺，清深多鯈魚。又北，曲行紆睨，舒若無窮，然卒入於渴。其側皆詭石，怪木，奇卉，美箭，可列坐而麻焉。風搖其顛，韻動崖谷，視之既靜，其聽始遠。

予從州牧得之，攬去翳朽，決疏土石，既崇而焚，既醴而盈，惜其未始有傳焉者，故累記其所屬，遺之其

人，書之其陽，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。

元和七年正月八日，鑄渠至大石，十月十九日，鑿石得石泓，小潭，渠之美，於是始窮也。

右石渠記六。

石渠之事既窮，上由橋西北，下土山之陰，民又橋焉。其水之大，倍石渠三之。反石爲底，達於兩涯，若牀，若堂，若陳筵席，若限闌輿，水平布其上，流若織文，響若操琴。

揭蹠而往，折竹，掃陳葉，排腐木，可羅胡牀十八九。居之，交絡之流，觸激之音，皆在牀下；翠羽之木，龍鱗之石，均蔭其上。古之人其有樂於此邪？後之來者，有能追余之踐履邪？得意之日，與石渠同。

由渴而來者，先石渠，後石澗；由百家瀨而來者，先石澗，後石渠。

澗之可窮者，皆出石城村東南，其澗可樂者數焉，其上深山幽林，逾峭險，道狹，不可窮也。

右石澗記七。

自西山道口徑北，踰黃茅嶺而下，有二道：其一西出，尋之無所得。其一少北而東，不過四十丈，土斷而川分，有積石橫當其垠。其上爲睥睨梁欂之形。其旁出堡塢，有若門焉，窺之正黑，投以小石，洞然有水聲，其響之激越，良久乃已。環之可上，望甚遠。無土壤，而生嘉樹，美箭，益奇而堅，其疏數假仰，類智者所施設也。

噫！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，及是愈以爲誠有。又怪其不爲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，更于百年不得一

售其伎，是固勞而無用；神者儻不宜如是，則其果無乎？或曰：『以慰乎賢而辱於此者。』或曰：『有氣之靈，不爲偉人，而獨爲是物，故楚之南，少人而多石。』是二者，余未信之。

右小石城山記八。

六 西湖七月半張岱

西湖七月半，一無可看，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。看七月半之人，以五類看之。其一，樓船簫鼓，峨冠盛筵，燈火優僂，聲光相亂，名爲看月而實不見月者，看之；其一，亦船亦樓，名娃閨秀，攜及童孺，笑啼雜之，環坐露臺，左右盼望，身在月下而實不看月者，看之；其一，亦船亦聲歌，名妓閒僧，淺斟低唱，弱管輕絲，竹肉相發，亦在月下，亦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，看之；其一，不舟不車，不衫不幘，酒醉飯飽，呼聲三五，躋入人叢，昭慶斷橋，嗚呼嘈雜，裝假醉，唱無腔曲，月亦看，看月者亦看，不看月者亦看，而實無一看者，看之；其一，小船輕幌，淨几煖爐，茶鑪旋煮，素瓷靜遞，好友佳人，邀月同坐，或匿影樹下，或逃匿裏湖，看月而人不見其看月之態，亦不乍意看月者，看之。

杭人游湖，已出酉歸，避月如仇。是夕好名，逐隊爭出，多輻門軍酒錢，轎夫擊燎，列俟岸上。一入舟，速舟子急放斷橋，趕入勝會。以故二鼓以前，人聲鼓吹，如沸如撼，如壓如墜，如聾如啞，大船小船，一齊湊岸，一無所見，止見篙擊篙，舟觸舟，肩摩肩，面看面而已。少刻興盡，官府席散，皂隸喝道去，轎夫叫，船上人怖以

關門，燈籠火把如列星，一一簇擁而去。岸上人亦逐隊趕門，漸稀漸薄，頃刻散盡矣。吾輩始艤舟近岸，斷橋石磴始涼，席其上，呼客縱飲。此時月如鏡新磨，山復整觀，湖復頽面，向之淺斟低唱者出，匿影樹下者亦出，吾輩往通聲氣，拉與同坐，韻友來，名妓至，杯箸安，竹肉發，月色蒼涼，東方將白，客方散去。吾輩縱舟，酣睡於十里荷花之中，香氣拍人，清夢甚愜。

七 中郎遊記 袁宏道

(一) 西湖三記

(1)

從武林門而，望保叔塔突兀層崖中，則已心飛湖上也。午刻入昭慶，茶畢，即棹小舟入湖，山色如娥，花光如頰，溫風如酒，波紋如綾，纔一舉頭，已不覺目酣神醉，此時欲下一語描寫不得，大約如東阿王夢中初遇洛神時也。余遊西湖始此，時萬曆丁酉二月十四日也。晚同子公渡淨寺，覓阿賓舊住僧房，取道由六橋岳墳石徑塘而歸，草草領略，未及徧賞。次早得陶石簣帖子，至十九日，石簣兄弟同學佛人王靜虛至，湖山好友，一時湊集矣。

(2)

西湖最盛，爲春爲月。一日之盛，爲朝烟，爲夕嵐。今歲春雪甚盛，梅花爲寒所勒，與杏桃相次開發，尤爲

奇觀。石簣數爲余言，傳金吾園中梅，張功甫家故物也，急往觀之，余時爲桃花所戀，竟不忍去湖上。由斷橋至蘇隄一帶，綠烟紅霧，彌漫二十餘里，歌吹爲風，粉汗爲雨，羅紈之盛，多於隄畔之草，豔冶極矣。然杭人遊湖，止午未申三時，其實湖光染翠之工，山嵐設色之妙，皆在朝日始出，夕舂未下，始極其濃媚。月景尤不可言，花態柳情，山容水意，別是一種趣味，此樂留與山僧遊客受用，安可爲俗士道哉。

(3)

西陵橋一名西林，一名西泠，或曰，卽蘇小結同心處也。余因作詩弔之，方子公曰：數聲漁笛知何處，疑在西泠第一橋，陵作泠，蘇小恐誤。余曰：管不得，只是西陵便好，且白公斷橋詩有云，柳色春藏蘇小家，斷橋去此不遠，豈不可借作西陵故實邪。

(二) 滿井遊記

燕地寒，花朝節後，餘寒猶厲，凍風時作，作則飛沙走礫，局促一室之內，欲出不得，每冒風馳行，未百步輒返。廿二日天稍和，偕數友出東直，至滿井，高柳夾隄，土膏微潤，一望空闊，若脫籠之鶴。於是冰皮始解，波色乍明，鱗浪層層，清徹見底，晶晶然如鏡之新開而冷光之乍出於匣也。山巒爲晴雲所洗，娟然如拭，鮮妍明媚，如倩女之顰面而鬢髮之始掠也。柳條將舒未舒，柔梢披風，麥田淺鬣寸許，遊人雖未盛，泉而茗者，罍而歌者，紅裝而蹇者，亦時時有。風力雖尚勁，然徒步則汗出浹背，凡曝沙之鳥，呷浪之鱗，悠然自得，毛羽鱗鬣之間，皆有喜氣，始知郊田之外，未始無春，而城居者未之知也。夫能以遊隨事，而瀟然於

山石草木之間者，惟此官也。而此地適與余近，余之遊將自此始，惡能無紀，己亥之二月也。

八 西山十記 袁中道

記一

出西直門，過高梁橋，楊柳夾道，帶以清溪，流水澄澈，洞見沙石，蘊藻紫萼，盤走帶牽，小魚尾游，翕忽跳達，巨流背林，禪刹相接，綠葉穠鬱，下覆朱戶，寂靜無人，鳥鳴花落。過響水岡，聽水聲汨汨。至龍潭院，樹益茂，水益闊，是爲西湖也。每至盛夏之月，芙蓉十里如錦，香風芬馥，士女駢闐，臨流泛觴，最爲勝處矣。憩青龍橋，橋側數武，有寺依山傍巖，古柏陰森，石路千級，山腰有閣，翼以千峯，縈抱屏立，積嵐沉霧。前開一鏡，隄柳溪流，難以畦田，叢翠之中，隱見村落。降臨水行，至功德寺，寬博有野致。前繞清流，有危橋可坐。寺僧多業農事，日已西，見道人執卷者，鋪者，帶笠者，野歌而歸。有老僧持杖散步，問水田浩白，羣蛙偕鳴。噫，此田家之樂也，予不見此者三年矣。

記二

功德寺循河而行，至玉泉山麓，臨水有亭。山根中時出清泉，激噴巖石中，悄然如語。至裂帛泉，水仰射，沸冰結雪，匯於池中，見石子鱗鱗，朱碧磊珂，如金沙布地，七寶粧施，蕩漾不停，閃爍晃耀，注於河，河水深碧泓渟，澄澈迅疾，潛鱗了然，蒼髮可數。兩岸垂柳，帶拂清波，石梁如雪，雁齒相次，間以獨木爲橋，跨之灑

足沁涼入骨。折而南，爲華嚴寺，有洞可容千人，有石牀可坐。又有大士洞，石理詰曲，突兀奮怒，較華嚴洞更覺華嚴險怪。後有竇，深不可測。其上爲望湖亭，見西湖明如半月，又如積雪未消，柳隄一帶，不知里數。孀孀濯濯，封天蔽日。而溪壑間，民方田作，大田浩浩，小田晶晶，鳥聲百囀，雜華在樹，宛若江南三月時矣。循溪行，至山將窮處，有菴，高柳覆門，流水清澈，跨水有亭，修飭而無俗氣。山餘出巉石，肌理深碧，不數步見水源，卽御河發源處也，水從此隱矣。

記三

自玉泉山初日霧露之餘，穿柳市花弄田疇畦間，見峯巒迴曲縈抱，萬樹濃黛，點綴山腰，飛閣危樓，騰紅酣綠者，香山也。此山門徑幽遐，青松夾道里許，流泉淙淙下注，朱欄千級，依巖爲刹，高傑整麗。憩左側來青軒，盡得峯勢，右如舒臂，左乃曲抱，林木繡錯，伽藍裝布。下見麥疇稻畦涼壑，柳路村莊，疏數點黛設色。夫雄踞上勢，撮其勝會，華榷金鋪，切雲耀日，宵竹林於王居，失穢都之瓦礫，茲刹庶幾有博大依弘之風。至於良辰佳節，都人士女，連珮接軫，綺羅從風，香汗飄雨，繁華鉅麗，亦一名勝。獨作者騁象馬之雄圖，無丘壑之妙思，角其人工，不合自然，未免令山澤之癯，息心望岫。然要以數十年後，金碧蝕於蛛絲，階砌隱於苔蘚，游人漸少，樹木漸老，則恐茲山之勝，倍當刮日於今日也。

記四

從香山俯石磴行柳路不里許，碧雲在焉。刹後有泉，從山根石罅中出，噴吐冰雪，幽韻涵澹。有老樹中

空火出，導泉於寺，周於廊下，激聒石渠，下見文磔金沙，引入殿前爲池，界以石梁，下深丈許，了若徑寸。朱魚萬尾，匝池紅酣，燦人目睛，日射清流，寫影潭底，清慧可憐。或投餅於左，羣赴於左，右亦如之，咀呷有聲，然其跳達刺潑遊戲水上者，皆數寸魚，其長尺許者，潛泳潭下，見食不赴，安閒寧寂，毋乃靜躁關其老少耶。水脈隱見，至門左，奮然作鐵馬水車之聲，迸入於溪。其刹宇宏麗不書，書泉志勝也。或曰：此泉若聽其噴溢石根中，不從龍口出，其巖際砌石，不令光滑，令披露，山骨石渠，不令若楮白，則刹之勝，恐東南未必過焉，然哉。

記五

香山跨山踞巖，以山勝者也。碧雲以泉勝者也。折而北，爲臥佛。峯轉回，不聞泉聲。然門有老柏百許，森立，寒威逼人。至殿南，有老樹二株，大可百圍，鐵幹鏹枝，碧葉虬結，紆義迴月，屯風宿霧，霜皮突兀，千癭萬螺，怒根出土，磊塊詰曲，叩之丁丁作石聲。殿堦周遭數百丈，數百年以來，不見日月。石堦整潔不容唾，寺較古，游者不至，長日靜寂，若盛夏晏坐其下，凜然想衣裘矣。詢樹名，或云娑羅樹，其葉若蕝，予乃折一枝袖之，俟入城以問黃平倩，必可識也。臥佛蓋以樹勝者也。夫山刹當以老樹怪石爲勝，得其一者皆可居，不在整麗，三刹之中，野人寧居臥佛焉。

記六

宵香山之類，是謂萬安山。刹庵綺錯之中，有寺不甚弘敞，而具山林之致者，翠巖也。門有渠，天雨則飛

流自山巔來，巖吼石擊，濤奔雷震，直走原麓，洞駭心目。剎後石路百級，有禪院，四周皆茂樹，左右松柏千株，虬曲幽鬱，無風而濤，好鳥和鳴。於疎林中隱隱見都城九衢，宮觀櫛比，萬歲山及白塔寺，了了可指。其郊坰之林烟水色，山徑橋隄，及近之峯巒疊秀，樓閣流丹，則固皆几席間物，出門卽爲登眺，入門卽就枕簟，雖夜色遠來，猶可不廢覽矚。有泉甚清，可煮茗，遂宿焉。風起，松柏怒號，震撼衝擊，枕上聞其聲，如在揚子舟中，駕風帆破白頭浪也。予遂定計，九夏居此，以避長安塵矣。

記七

旣棲止翠巖，晏坐之餘，時復散步，循澗西行，攀磴數百武，得菴曰中峯。門有石樓可眺，有亭高出半山，可窮原隰。牆圍可十里，悉以白石壘砌，高薄雲漢，修整中雜之紆曲。階磴埤徑，石光可鑑，不受一塵，處處可不施簾席而臥，於諸山中鮮潔第一。剎中僅見一僧，甚靜寂，予少憩石樓下，清風入戶，不覺成寐。旣寤，復循故澗，澗潤而怪石經於疾流衝擊之後，墮者，偃者，橫直臥者，泐者，背相負者，欲止未止，欲轉不獲轉者，猶有餘怒。其岸根水洗石出，亦復皴瘦，峻嶒崎嶇，陷坎罅中。松鼠出沒，淨滑可人。舍澗而上碧峯，得寺曰弘教，亦有亭可眺也。有松盤曲天喬，膚皴枝拗，有遠韻。間有怪石，佛像清古，亦爲山中第一。降復過翠巖，循澗左行，山口中爲曹家樓，有橋可憩。竹柏駢羅，石路宛轉，可三里許，青苔紫駁，綴亂石中，牆畔亦多斧劈，石骨理甚勁，意山中概多怪石，去其土膚，石當自出，無奈修者意在整齊，卽有奇石，且將去天巧以就人工，况肯爲疏通，顯其突兀奮迅之勢者乎。絕頂有亭，眺較遠，以在山口也。此處門徑弘博，不如香山。

而有山家清奧之趣，亦當爲山中第一也。

記八

予欲窮萬安絕頂之勝，而僧云徐之，俟微雨灑塵，乘其爽氣可以登涉，且宜眺矚也。一宿而微雨至，予大喜，是可遊矣。遂過澗而上，徘徊怪石之間，數步一息。於時宿霧既收，初日照林，松柏膏沐之餘，楊柳浣澣之後，深翠敷綠，媚紅娟美，至於原隰隱隱，草色麥秀，莫不淹潤柔滑，細膩瑩潔，似薤簾初展，文錦乍鋪矣。既至層巔，意爲可望雲中上谷間，而香山金山諸峯遮樹雲漢，惟東南一鑑，了了可數。平疇盡處，見南天大道一縷，捲霧噴沙，浩白無涯，或曰：此走邯鄲道也。捫蘿分棘，遂過山陰，憩於香山松棚庵中，松身僅五尺許，而枝幹虬結，蔽於垣內。下有流泉清澈，聲與松風相和，松花墮地，飄粉流香，晚煙夕霧，縈薄湖山，急尋舊路以歸。

記九

依西山之麓而利者林亦接也，而最壯麗者爲鮑家寺。寺兩掖，石樓屹立，青槐百株，交蔽修衢，微類村莊。殿樞果松僅四株，而枝葉婆娑，覆陰無隙地，飄粉吹香，寫影石路，堂宇整潔，與碧雲等。於弘教寺之下，又得滕公寺，石垣周遭，若一大縣。其中飛樓相望，五十餘所，清泉激於戶下，雜花靈草，芬馥簞楹，別院宛轉，目眩心迷，幽邃清肅，規駁望而摹未央，啞街之之紀伽藍盛矣。中州固應爾，燕冀號爲沙碛，數百年間，天都物力日盛，王侯貂貴，不惜象馬七珍，遂使神工鬼斧，隱軫山谷。予游天下，若金陵之攝山，牛首，錢塘

之天竺，淨慈，誠爲穢土清泰，至於瑰奇修整，無纖毫酸寒之氣，西山諸刹亦爲獨步，玉環飛燕各不可輕。雖都人有擲金填壑之譏，然赫赫皇居，令郊坰間皆爲黃沙茂草，不亦蕭條甚歟！王丞相所謂，不爾何以爲京師者也。

記十

居士曰，予遊山自西山始也。或曰，居士年二十時，卽從長江歷吳會，窮覽越嶠之勝，北走塞上，登恆山石脂峯，望單于而還，而乃云遊山自西山始何也。居士曰，予向者雅好山澤遊矣，而性愛豪華，世機未息，治習未除，是故目解玩山色，然又未能忘粉黛也，耳解聽碧流，然未能忘絲竹也，必如安石之載攜聲妓，盤餐百金，康樂之伐木開山，子瞻之鳴金會食，乃慊於心而勢復不能，則雖有山石洞壑之奇，往往以寂寞難堪委之去矣，此與不遊正等。今予幸而厭棄世羶，少年豪習，掃除將盡矣，伊蒲可以送日，晏坐可以忘年，以法喜爲資糧，以禪悅爲妓侍，然後澹然自適之趣，與無情有致之山水，兩相得而不厭，故望煙樹之窈窕突兀，聽水聲之幽閑涵澹，欣欣沁心入脾，覺世間無物可以勝之，舉都人士所爲聞而不及遊，遊而不及享者，皆漸得於吾杖履之下，於於焉，徐徐焉，朝探暮歸，若將終身焉，然後乃知予向者果未嘗遊山，遊山自西山始矣。

九 徐霞客遊記 徐宏祖

(一)遊天台山日記

癸丑之三月晦，自寧海出西門，雲散日朗；人意山光，俱有喜態。三十里，至梁陞山，聞此地於菟夾道，月傷數十人，遂止宿。四月初一日，早雨。行十五里，路有歧，馬首西向台山，天色漸霽。又十里，抵松門嶺，山峻路滑，舍騎步行。自奉化來，雖越嶺數重，皆循山麓；至此迂迴臨陟，俱在山脊。而雨後新霽，泉聲山色，往復創變。翠叢中山鵲映發，令人攀歷忘苦。又十五里，飯於筋竹菴。山頂隨處種麥，從筋竹嶺南行，則向國清大路。適有國清僧雲峯同飯，言此抵石梁，山險路長，行李不便，不若以輕裝往，而重擔向國清相待。余然之。令擔夫隨雲峯往國清，余與蓮舟上人就石梁道。行五里，過筋竹嶺。嶺旁多短松，老幹屈曲，根葉蒼秀，俱吾閩門盆中物也。又三十餘里，抵彌陀菴。上下高嶺，深山荒寂，泉轟風動，路絕旅人。菴在萬山坳中，路荒且長，適當其半，可飯可宿。

初二日，飯後，雨始止。遂越潦攀嶺，溪石漸幽。二十里，暮抵天封寺，臥念晨上峯頂，以朗霽爲緣。蓋連日晚霽，並無曉時。及五更夢中，聞明星滿天，喜不成寐。

初三日，晨起，果日光燁燁。決策向頂，上數里，至華頂菴，又三里，將近頂，爲太白堂，俱無可觀。聞堂左下有黃經洞，乃從小徑二里，俯見一突石，頗覺秀蔚。至則一髮僧結菴於前，怒風自洞來，以石塞其門，大爲歎惋。復上，至太白，循路登絕頂，荒草靡靡，山高風冽，草上結霜高寸許，而四山迴映，琪花玉樹，玲瓏彌望，嶺角山花盛開，頂上反不吐色，蓋爲高寒所勒耳。仍上華頂菴，過池邊小橋，越三嶺，溪迴山合，木石森

麗。一轉一奇，殊懷所望。二十里，過上方廣，至石梁，禮佛曇花亭，不暇細觀飛瀑。下至下方廣，仰視石梁飛瀑，忽在天際，聞斷橋珠簾尤勝。僧言飯後行，猶及往返。遂由仙筏橋向山後越一嶺，沿澗八九里，水瀑從石門瀉下，旋轉三曲。上層爲斷橋，兩石斜合，水碎迸石間，匯轉入潭。中層兩石對峙如門，水爲門束，勢甚怒。下層潭口頗闊，瀉處如閘，水從坳中斜下。三級俱高數丈，各極神奇；但循級而下，宛轉處爲曲所遮，不能一望盡收。又里許，爲珠簾水，水傾下處甚平闊。其勢散緩，滔滔汨汨，余赤足跳草莽中，揉木緣崖，蓮舟不能從。暝色四下，始返。停足仙筏橋，觀石梁臥虹，飛瀑噴雪，幾不欲臥。

初四日，天山一碧如黛，不暇晨盥，卽循仙筏上曇花亭，石梁卽在亭外。梁闊尺餘，長三丈，架兩山坳間，兩飛瀑從亭左來，至橋乃合流下墜；雷轟河墮，百丈不止。余從梁上行，下瞰深潭，毛骨俱悚。梁盡，卽爲大石所隔，不能達前山。乃還過曇花，入上方廣寺；循寺前溪，復至隔山大石上，坐觀石梁；爲下寺僧促飯，乃去。飯後，十五里，抵萬年寺，登藏經閣。閣兩重，有南北經兩藏。寺前後多古杉，悉三人圍，鶴巢於上，傳聲嘹唳，亦山中一清響也。是日，余欲向桐柏宮，覓瓊臺雙闕，路多迷津，遂謀向國清。國清去萬年四十里，中過龍王堂，每下一嶺，余謂已在平地，及下數重，勢猶未止。始悟華頂之高，去天非遠。日暮，入國清，與雲峯相見，如遇故知，與商探奇次第。雲峯言名勝無如兩巖，雖遠，可以騎行。先雨巖而後步至桃源，抵桐柏，則翠壁赤城，可一覽收矣。

初五日，有雨色，不願取寒明兩巖道，由寺向西門覓騎。騎至，雨亦至。五十里，至步頭。雨至，騎去二里，入

山，峯巒水映，木秀石奇，意甚樂之。一溪從東陽來，勢甚急，大若曹娥。四顧無筏，負奴背而涉，深過於膝；移渡一澗，幾一時。三里至明巖。明巖爲塞山拾得隱身地，兩山迴曲，志所謂八寸關也。入關，則四圍峭壁如城。最後洞深數丈，廣容數百人。洞外，左有兩巖，皆在半壁；右有石筍突聳，上齊石壁，相去一線，青松紫蕪，蕪從於上，恰與左巖相對，可稱奇絕。出八寸關，復上一巖，亦左向，來時仰望如一隙；及登其上，明敞容數百人。巖中一井，曰仙人井，淺而不可竭。巖外一特石，高數丈，上歧立如兩人，僧指爲塞山拾得云。入寺，飯後，雲陰潰散，新月在天。人在迴崖頂上，對之清光溢壁。

初六日，凌晨出巖，六七里至寒巖。石壁直上如劈，仰視空中，洞穴甚多。巖半有一洞，關八十步，深百餘步，平展明朗。循巖右行，從石隘仰登，巖坳有兩石對聳，下分上連爲鵲橋，亦可與方廣石梁爭奇，但少飛瀑直下耳。遺飯僧舍，覓筏渡一溪。循溪行山下，一帶峭壁巖屋，草木盤垂其上，內多海棠紫荊，映蔭溪色；香風來處，玉蘭芳草，處處不絕。已至一山嘴，石壁直豎澗底。澗深流駛，旁無餘地。壁上鑿孔以行，孔中僅容半趾。偈身而過，神魂爲動。自寒巖十五里至步頭，從小路向桃源。桃源在護國寺旁。寺已廢，土人茫無知者。隨雲峯莽行曲路中，日已曠，竟無宿處。乃復問至坪頭潭。潭去步頭僅二十里，今從小路，反迂迴三十餘里，宿信桃源誤人也。

初七日，至坪頭潭，行曲路中三十餘里，渡溪入山。又四五里，山口漸夾，有館曰桃花塢。循深潭而行，潭水澄碧，飛泉自上來注，爲鳴玉澗。澗隨山轉，人隨澗行。兩旁山皆石骨，攢樹夾翠，涉目成賞，大抵勝在寒

明兩巖間。澗窮路絕，一瀑從山坳瀉下，勢甚縱橫。出飯館中，循塢東南行，越兩嶺，尋所謂「瓊臺雙關」，竟無知者。去數里，訪知在山頂。與雲峯循路攀援，始達其巔，下視峭削環轉，一如梯源，而翠壁萬丈過之。峯頭中斷，卽爲「雙關」，「雙關」所夾而環者，卽爲瓊臺，臺三面絕壁，後轉卽連「雙關」。余在對關，日暮不及復登，然勝已一口盡矣。遂下山，從赤城後還國清，凡三十里。

初八日，離國清，從山後五里登赤城。赤城山頂圓壁突起，望之如城；而石色微赤。巖穴爲僧舍，凌雜盡掩天趣。所謂玉京洞、金錢池、洗腸井，俱無甚奇。

（二）遊雁宕山日記

自初九日別台山，初十日抵黃巖。日已西，出南門三十里，宿於八畧。

十一日，二十里，登盤山嶺。望雁山諸峯，芙蓉插天，片片撲人眉宇。又二十里，飯大荆驛。南涉一溪，見西峯上綴圓石，奴輩指爲兩頭陀，余疑卽老僧巖。但不甚肖。五里，過章家樓，始見老僧真面目，袈衣禿頂，宛然兀立，高可百尺。側又一小童，偃僂於後，向爲老僧所掩耳。自章樓二里，山半得石梁洞。洞門東向，門口一梁，自頂斜插於地，如飛虹下垂。由梁側隙中層級而上，高敞空豁。坐頃之，下山。由右麓逾謝公嶺，渡一澗。循澗西行，卽靈峯道也。一轉，山腋兩壁，峭立互天；危峯亂疊，如削如攢，如駢筍，如挺芝，如筆之卓，如幃之欹。洞有口如捲帳者，潭有碧如澄錠者。雙黛五老，接翼聯肩。如此里許，抵靈峯寺。循寺側登靈峯洞，峯中空，特立寺後，側有隙可入。由隙歷磴數十級，直至窩頂，則穹然平臺圓敞。中有羅漢諸像，坐玩至暝色。

返寺。

十二日，飯後，從靈峯右趾覓碧霄洞。返舊路，抵謝公嶺下。南過響巖，五里，至淨名寺路口；入覓水簾谷，乃兩崖相夾，水從崖頂飄下也。出谷五里，至靈巖寺，絕壁四合，廢天劈地，曲折而入，如另闢一寰界。寺居其中，南向，背爲屏霞嶂。嶂頂齊而色紫，高數百丈，闊亦稱之。嶂之最南，左爲展旗峯，右爲天柱峯。嶂之右脇，介於天柱者，先爲龍鼻水。龍鼻之穴，從石罅直上，似靈峯洞而小。穴內石色俱黃紫，獨罅口石紋一縷，青紺潤澤，頗有鱗爪之狀。自頂貫入洞底，垂下一端如鼻。鼻端孔可容指，水自內滴下注石盆，此嶂右第一奇也。西南爲獨秀峯，小於天柱，而高銳不相下。獨秀之下，爲卓筆峯，高半獨秀，銳亦如之。兩峯南坳，轟然下瀉者，小龍湫也。隔龍湫與獨秀相對者，玉女峯也。頂有春花，宛然插鬢。自此過雙鸞，卽極於天柱。雙鸞止，兩峯並起，峯際有『僧拜石』，袈裟偃，肖矣。由嶂之左脇，介於展旗者，先爲安禪谷。谷卽屏霞之下巖，東南爲石屏風，形如屏霞，高闊各得其半，正插屏霞盡處。屏風頂有『蟾蜍石』，與嶂側『玉龜』相向。屏風南去，展旗側褶中，有徑直上。磴級盡處，石闕限之。俯闕而窺，下臨無地，上嵌崆峒。外有二圓穴，側有一長穴，光自穴中射入。別有一境，是爲天聰洞；則嶂左第一奇也。銳峯疊嶂，左右環向，奇巧百出，眞天下奇觀！而小龍湫下流，經天柱，展旗，橋跨其上，山門臨之。橋外含珠巖在天柱之麓，頂珠峯在展旗之上；此又靈巖之外觀也。

十三日，出山門，循麓而右。一路崖壁參差，流霞映采。高而展者，爲板嶂巖。巖下危立而尖夾者，爲小翦

刀峯更前，重巖之上，一峯亭亭插天，爲觀音巖。巖側則馬鞍嶺橫亙於前。烏道盤折，遶坳右轉，溪流湯湯，澗底石平如砥。沿澗深入，約去靈巖十餘里，過常雲峯，則大剪刀峯介立澗旁。剪刀之北，重巖陡起，是名連雲峯。從此環遶迴合，巖窮矣。龍湫之瀑，轟然下搗潭中。巖勢開張峭削，水無所着，騰空飄蕩，頓令心目眩怖。潭上有堂，相傳爲諸詎那觀泉之所。堂後層級直上，有亭翼然而瀑。踞坐久之，下飯菴中。雨廉纖不止，然余已神飛雁湖山頂，遂冒雨至常雲峯。由峯半道松洞外，攀絕磴三里，趨白雲菴。人空菴圯，一遊人在草莽中，見客至，望望去。再入一里，有雲靜菴，乃投宿焉。道人清隱，臥牀數十年，尙能與客談笑。余見四山雲雨淒淒，不能不爲明晨憂也。

十四日，天忽晴朗，乃強清隱徒爲導。清隱謂湖中草滿，已成蕪田；徒復有他行，但可送至峯頂。余意至頂，湖可坐得。於是人提一杖，躋攀深草中，一步一喘；數里始歷高巖，四望白雲，迷漫一色，平鋪峯下。諸峯朵朵，僅露一頂；日光映之，如冰壺瑤界，不辨海陸。然海中玉環一抹，若可俯而拾也。北瞰山坳壁立內，石筍森森，參差不一。三面翠崖環繞，更勝靈巖；但谷幽境絕，惟聞水聲潺潺，莫辨何地。望四而峯巒累累，伏如邱垤，惟東峯昂然獨上。最東之常雲，猶堪比肩。尊者告退，指湖在西腋一峯，尙須越三尖。余從之。及越一尖，路已絕。再越一尖，而所登頂已在天半。自念志云：『宕在山頂；龍湫之水，卽自宕來。』今山勢漸下，而上湫之澗，卽自東高峯發脈，去此已隔二谷。遂返轍而東，望東峯之高者趨之。連舟疲不能從，由舊路下。余與二奴，東越二嶺，人跡絕矣。已而山愈高，脊愈狹，兩邊夾立，如行刀背。又石片稜稜怒起，每過一

脊，卽一峭峯，皆從刀劍隙中攀援而上，如是者三；但見境不容足，安能容湖。既而高峯盡處，一石如劈，向權石峯擦人，至是且無鋒，足矣。躊躇崖上，不敢復向故道。俯瞰南面，石壁下有一綫，遂脫奴足布四條，懸崖垂空，先下一奴，余次從之，意可得攀援之路。及下，僅容足，無餘地；望巖下，斗深百丈，欲謀復上，而上巖亦嵌空三丈餘，不能飛陟。持布上試，布爲突石所勒，忽中斷；復續懸之，竭力騰挽，得復登上巖。出險，還雲靜菴，日已漸西。主僕衣履俱敝，尋湖之興衰矣。遂別而下，復至龍湫。則積雨之後，怒濤傾注，變幻極勢。轟雷噴雪，大倍於昨。坐至暝始出，南行四里，宿能仁寺。

十五日，寺後覓方竹數握，細如枝。林中新條，大可徑寸，柔不中杖，老柯斬伐殆盡矣。遂從歧度四十九盤，一路遵海而南，踰密巒，往樂清。

(三) 遊黃山日記

初二日，自白岳下山，十里，循麓而西，抵南溪橋。渡大溪，循別溪，依山北行，十里，兩山峭逼如門，溪爲之束。越而下，平時頗廣。二十里爲豬坑。由小路登虎嶺，路甚峻。十里至嶺。五里越其麓，北望黃山諸峯，片片可掇。又三里，爲古樓坳。溪甚闊，水漲無梁，木片瀰布一溪，涉之甚難。二里，宿高橋。

初三日，隨樵者行。久之，越嶺二重，下而復上，又越一重；兩嶺俱峻，曰雙嶺。共十五里，過江邨。二十里，抵湯口，香溪溫泉諸水所由出者。折而入山，沿溪漸上，雪且沒趾。五里，抵祥符寺，湯泉在隔溪，遂俱解衣赴湯池。池前臨溪，後倚壁，三面石甃，上環石如橋，湯深三尺，時疑寒未解，而湯氣鬱然，水泡池底汨汨起。氣

本香冽，黃貞父謂其不及盤山；以湯口焦邨孔道，沿者太雜，還也。浴單返寺，僧揮印引登蓮花菴，躡雪循澗以下。澗水三轉，下注而深泓者，曰白龍潭；再上而停涵石間者，曰丹井；井旁有石突起，曰藥臼，曰藥銚。宛轉隨溪，羣峯環聳，木石掩映。如此一里，得一菴，僧印我他出，不能登其堂。堂中香爐及鐘鼓架，俱天然古木根所爲。遂返寺宿。

初四日，兀坐聽雪溜竟日。

初五日，雲氣甚惡，余強臥至午起。揮印言慈光寺頗近，令其徒引過湯池。仰見一崖，中懸鳥道，兩旁泉瀉如練。余卽從此攀躋上，泉光雲氣，掩繞衣裾。已轉而右，則茅菴上下，磬韻香烟，穿石而出，卽慈光寺也。寺舊名硃砂菴。比邱爲余言：「山頂諸靜室，徑爲雪封者兩月。今早遣人送糧，山半雪沒腰而返。」余與大阻。由大路二里下山，遂引被臥。

初六日，天色甚朗。覓導者各攜筇上山，過慈光寺，從左上，石峯環夾。其中石級，爲積雪所平，一望如玉。疎木茸茸中，仰見羣峯盤結，天都獨巍然上挺。數里，級愈峻，雪愈深；其陰處雪凍成冰，堅滑不容着趾。余獨前，持杖鑿冰，得一孔置前趾，再鑿一孔，以移後趾。從行者俱循此法得渡。上至平岡，則蓮花雲門諸峯，爭奇競秀，若爲天都擁衛者。由此而入，絕巘危崖，盡皆怪松懸結。高者不盈丈，低僅數寸，平頂短鬣，盤根虬幹，愈短愈老，愈小愈奇。不意奇山中又有此奇品也。松石交映間，冉冉僧一羣從天而下，俱合掌言：「阻雪山中。」三月，今以覓糧勉到此。公等何由得上也？」且言：「我等前海諸菴，倘已下山。後海山路

尙未通，惟蓮花洞可行耳。」已而從天都峯側攀而上，透峯罅而下，東轉即蓮花洞路也。余急於光明頂，石筍矻之騰，遂循蓮花峯而北。上下數次，至天門。兩壁夾立，中闕摩肩，高數十丈。仰面而度，陰森悚骨，其內積雪更深。鑿冰上躋，過此得平頂，即所謂前海也。由此更上一峯，至平天矻。矻之兀突獨聳者，爲光明頂。由矻而下，即所謂後海也。蓋平天矻陽爲前海，陰爲後海，乃極高處，四面皆峻塢，此獨若平地。前海之前，天都蓮花二峯最峻，其陽屬徽之歙，其陰屬寧之太平。余至平天矻，欲望光明頂而上，路已三十里，腹甚枵，遂入矻後一菴。菴僧俱躡石向陽，主僧曰智空，見客色饑，先以粥餉，且曰：「新日太皎，恐非老晴。」因指一僧謂余曰：「公有餘力，可先登光明頂，而後中食，則今日猶可抵石筍矻，宿是師處矣。」余如言登頂，則天都蓮花，並肩於前；翠微三海門，環繞於後；下瞰絕壁峭岫，羅列塢中，即丞相原也。頂前一石，伏而復起，勢若中斷，獨懸塢中，上有怪松盤蓋。余側身攀踞其上，而潯陽踞大頂相對，各誇勝絕。下入菴，黃梁已熟。飯後，北向過一嶺，躡躑苒莽中，入一菴，曰獅子林，即智空所指宿處。主僧設光，已待我菴前矣。遂指菴北二峯曰：「公可先了此勝。」從之，俯窺其陰，則亂峯列岫，爭奇並起，循之西，崖忽中斷，架木連之，上有松一株，可攀引而度，所謂接引崖也。度崖，穿石罅而上，亂石危竊，構木爲室，其中亦可置足，然不如踞石下窺，更雄勝耳。下崖，循而東，里許，爲石筍矻。矻脊斜互，兩夾懸塢中，亂峯森羈，其西一面，即接引崖所窺者。矻側一峯突起，多奇石怪松，登之，俯瞰壑中，正與接引崖對瞰，峯迴岫轉，頓改前觀。下峯，則落照擁樹，謂明晴可卜，踴躍歸菴。設光設茶，引登前樓。西望碧痕一縷，余疑山影。僧謂：「山影夜望甚近，此

當是雲氣。余默然，知爲雨兆也。

初七日，四山霧合。少頃，菴之東北已開。西南膩甚，若以菴爲界者；卽獅子峯亦在時出時沒間。晨餐後，由接引崖踐雪下，塢半一峯突起，上有一松裂石而出，巨幹高不及二尺，而斜拖曲結，蟠翠三丈餘。其根穿石上下，幾與峯等，所謂「擾龍松」是也。攀玩移時，望獅子峯已出，遂杖而西。是峯在菴西南，爲案山。二里，躡其巔，則三面拔立塢中，其下森峯列岫，自石筍接引兩塢，迤邐至此，環結又成一勝。登眺間，沉霧漸爽。急由石筍扛北轉而下，正昨日峯頭所望森陰徑也。羣峯或上或下，或巨或纖，或直或欹，與身穿遠而過。俯窺輾顧，步步生奇，但壑深雪厚，一步一悚。行五里，左峯腋一竇透明，曰「天窗」。又前，峯旁一石突起，作面壁狀，則「僧坐石」也。下五里，徑稍夷，循澗而行。忽前澗亂石縱橫，路爲之塞。越石久之，一闕新崩，片片欲墮，始得路，仰視峯頂，黃痕一方，中間綠字，宛然可辨。是謂「天牌」。亦謂「仙人榜」。又前，鯉魚石；又前，白龍池；共十五里，一茅出澗邊，爲松谷菴。舊基再五里，循溪東西行，又過五水，則松谷菴矣。再循溪下，溪邊香氣襲人，則一梅亭亭正發，山寒積雪，至是始芳。抵青龍潭，一泓深碧，更會兩溪，比白龍潭勢旣雄壯，而大石磊落，奔流亂注，遠近羣峯環拱，亦佳境也。還餐松谷，住宿舊菴。余初至松谷，疑已平地。及是詢之，須下嶺二重，二十里方得平地；至太平縣，共三十五里云。

初八日，擬躡石筍與境，竟爲天奪，濃霧迷漫。抵獅子林，風愈大，霧亦愈厚。余急欲趨煉丹臺，遂轉西南三里，爲霧所迷，偶得一菴，入焉。雨大至，遂宿此。

初九日，逾午，少霽。菴僧慈明，甚誇西南一帶峯巒，不減石筍，有「禿顛朝天」，「達摩面壁」諸名。余拉潯陽蹻亂流至壑中，北向卽翠微諸巒，南向卽丹臺諸塢，大抵可與獅峯競，未得比肩石筍也。雨踵至，急返菴。

初十日，晨雨如注，午少停，策杖二里，過飛來峯，此平天砭之西北嶺也。其陽塢中，峯壁森峭，正與丹臺環遠。二里抵臺，一峯西垂，頂頗平伏。三面壁翠合沓，前一小峯起塢中，其外則翠微峯，三海門，蹄股扶峙。登眺久之，東南一里，逸出平天砭下，雨復大至。急下天門，兩崖隘肩，崖額飛泉，俱從人頂潑下。出天門，危崖懸疊，路緣崖半，比後海一帶，森峯峭壁，又轉一境。「海螺石」卽在崖旁，宛轉酷肖；來時忽不及察，今行雨中，頗稔其異，詢之始知。已趨大悲菴，由其旁復趨一菴，宿悟空上人處。

十一日，上百步雲梯。梯磴插天，足趾及腮，而磴石傾側矜研，兀兀欲動。前下時以雪掩其險，至此骨意俱悚。上雲梯，卽登蓮花峯道。又下轉，由峯側而入，卽文殊院蓮花洞道也。以雨不止，乃下山，入湯院，復浴。由湯口出，二十里，抵芳邨。十五里，抵東潭，溪漲，不能渡而止。黃山之流，如松谷，魚邨，俱北出太平，卽南流如湯口，亦北轉太平入江。惟湯口西有流，至芳邨而巨，南趨巖鎮，至府西北，與績溪會。

(四) 遊九鯉湖日記

浙閩之遊舊矣，余志在蜀之峨眉，粵之桂林，及太華恆岳諸山。若羅浮，衡岳，次也；至越之五泄，閩之九漈，又次也。然蜀廣關中，母老道遠，未能卒遊；衡湘可以假道，不必專遊。計其近者，莫若由江郎三石抵九

濠。遂以庚申午節後一日，期芳若叔父啓行，正楓亭蒞枝新熟時也。

二十三日，始過江山之青湖，山漸合，東支多危峯峭嶂，西伏不起。懸望東支盡處，其南一峯特聳，摩雲插天，勢欲驚騰，問之，卽江郎山也。望而趨，二十里，過石門街，漸趨漸近，忽裂而爲二，轉而爲三，已復半歧，其首根直割下，迫之，則又上銳下斂，若斷而復連者，移步換形，與雲同幻矣！夫雁宕靈峯，黃山石筍，森立峭拔，已爲瑰觀，然俱在深谷中，諸峯互相掩映，反失其奇。卽縉雲鼎湖，穹然獨起，勢更偉峻，但步廬山卽峙於旁，各不相降，遠望若與爲一。不若此峯特出衆山之上，自爲變幻，而各盡其奇也。

六月初七日抵興化府。

初八日，出甯郡西門，西北行五里，登嶺四十里，至莒溪，降陟不啻數嶺矣。莒溪卽九漈下流。過莒溪公館二里，由石上步過溪，又二里，一側徑西向山坳，北復有一磴可轉上山。時山深日酷，路絕人行，迷不知所往。余意鯉湖之水，歷九漈而下，上躋必有奇境。遂趨石磴道。——芳叔與奴輩憚高陟，皆以爲誤。頃之境漸塞，彼益以爲誤，而余行益勵。旣而愈上愈高，杳無所極，烈日薰鑠，余亦自苦倦矣。數里，躋嶺頭，以爲絕頂也，轉而西，山之上，高峯復有倍此者。循山屈曲行，三里，平疇蕩蕩，正似武陵誤入，不復知在萬峯頂上也。中道有亭，西來爲仙游道，東卽余所行。南過通仙橋，越小嶺而下，爲公館，爲鐘鼓樓之蓬萊石，則雷轟在焉。澗出蓬萊石旁，其底石平如砥，水漫流石面，勻如鋪緞。少下，而平者多窪，其間圓穴，爲竈，爲臼，爲樽，爲井，皆以丹名，九仙之遺也。平流至此，忽下墮湖中，如萬馬初發，誠有雷霆之勢，則第一漈之奇也。

九仙祠卽峙其西。前臨鯉湖——湖不甚浩蕩，而澄碧一泓，於萬山之上，圍青漾翠，造物之醜靈亦異矣！祠右有石鼓元珠古梅洞諸勝。梅洞在祠側，駕大石而成者，有罅成門，透而上，舊有九仙閣，祠前舊有水晶宮，今俱圯。當祠而隔湖下鑿，則二濤至九濤之水也。余循湖右行，已至第三濤，急與芳叔返曰：「今夕當恬神休力，靜晤九仙，勞心目以奇勝，且俟明日也。」返祠，往蓬萊石，跣足步澗中，石瀨平曠，清流輕淺，十洲三島，竟褰衣而涉也。晚坐祠前，新月正懸峯頂，俯挹平湖，神情俱朗，靜中颯颯，時觸雷濤聲。是夜，祈夢祠中。

初九日，辭九仙，下窮九濤。九濤去鯉湖且數里，三濤而下，久已道絕，數月前，莆田祭酒堯俞令陸善開復烏道，直通九濤，出莒溪。悔昨不由側徑溯濤而上，乃紆從大道，坐失此奇。遂束裝改途，竟出九濤。瀑布爲第二濤，在湖之南，正與九仙祠相對。湖窮而水由此飛墮深峽，峽石如劈，兩岸壁立萬仞。水初出湖，爲石所扼，勢不得出，怒從空際，飛噴衝激，水石各極雄觀。再下，爲第三濤之珠簾泉，景與瀑布同。右崖有亭，曰觀瀾；一石曰天然坐，亦有亭覆之。從此上下嶺澗，盤折峽中，峽壁上覆下寬，珠簾之水，從正面墜下；玉筋之水，從旁鶻沸溢；兩泉並懸，峽壁上削，鐵障四圍，上與天並；玉龍雙舞，下極潭際。潭水深泓激碧，雖小於鯉湖，而峻壁環鎖，瀑流交映，集奇撮勝，惟此爲最，所謂第四濤也。初至澗底，芳叔急於出峽，坐視峽口不復入。余獨緣澗石而進，踞潭邊石上，仰視雙瀑，從空天矯，崖石上覆如甕口，旭日正在崖端，與頽波突浪，掩暈流輝，俯仰應接，不能舍去。循澗復下，忽兩峽削起，一水斜迴，澗右之路已窮。左望有木板，飛架危

礙斷磴間，亂流而渡，可以攀躋，遂涉澗從左，則五澗之石門矣。兩崖至是，壁湊僅容一線，欲合不合，欲開不開，下湧奔泉，上礙雲影，人緣陟其間，如羈猿然，陰風吹之，凜凜欲墮。蓋自四澗來，山深路絕，幽峭已極，惟聞泉聲，鳥語耳。出五澗，山勢漸開，澗右危嶂屏列，左則飛鳳峯迴翔對之，亂流遶其下，或爲澄潭，或爲倒峽。若六澗之五星，七澗之飛鳳，八澗之棋盤石，九澗之將軍巖，皆次第得名矣。然一帶雲蒸霞蔚，得趣故在山水中，豈必刻迹而求乎？蓋水乘峽展，旣得自恣，其旁崩崖頽石，斜插爲巖，橫架爲室，層疊成樓，屈曲成洞，懸則瀑，環則流，澗則泉，皆可坐可臥，可倚可濯，蔭竹木而弄雲烟，數里之間，日不能移，足不能前者竟日；每歷一處，見有別穴，必穿巖通隙而入，曲達旁疏，不可一境窮也。若水之或懸或渟，或翼飛疊注，卽匡廬三疊，鴈宕龍湫，各以一長擅勝，未若此山微體皆具也。出九澗，沿澗依山轉，東向五里，始有耕雲樵石之家，然見人至，未有不驚訝者。又五里，至莒溪之石步，出向道。

初十日，過蘇嶺驛，至榆溪，開橫路驛西十里，有石所山，巖石最勝，亦爲九仙祈夢所。闕有「春遊石所，秋遊鯉湖」語，雖未合其時，然不可失之交臂也。乘輿遂行，以橫路去此尙十五里，乃宿榆溪。

十一日，至波黎鋪，卽從小路，爲石所游。西向山五里，越一小嶺；又五里，渡溪，卽石所南麓。循麓西轉，仰見峯頂叢崖，如攢如劈。西北行，久之，有樓傍山西向，乃登山道也。石磴頗峻，遂短衣歷級而上。磴路曲折，木石陰翳，虬枝老藤，盤結危石，欹崖之上，啼猿上下，應答不絕。忽有亭突踞危石，拔迥凌虛，無與爲對。亭當山之半，再折，石級巍然直上，級窮，則飛巖簷覆垂半空。再上兩折，入石洞側門，出卽九仙閣。軒敞雅潔，

左爲僧廬，俱倚山凌空，可徒倚憑眺。閣後五六峭峯離立，高皆數十丈，每峯各去二三尺，峯罅石壁如削，成路屈曲罅中，可透漏各峯之頂。松偃藤延，縱目成勝，僧供茗芳逸，山所產也。側徑下，至垂巖，路左，更有一徑，余曰：『此必有異。』從之，果一石洞嵌空立，穿洞而下，卽至半山亭。下山，出橫路而返。是遊也，爲日六十有三，歷省二，經縣十九，府十一，遊名山者三。

一〇 洪北江遊記 洪亮吉

(一) 遊消夏灣記

余以辛酉七月來遊東山。月正半，走花開十里，人定後，自明月灣放舟西行。涼風參差，駭浪曲折。夜四鼓，甫抵西山，泊所謂消夏灣者。橘柚萬樹，與星斗並垂；樓臺千家，共蛟蜃雜宿。雲同石燕，竟爾回翔；天與白鷗，居然咫尺。舟泊水門，岸來素友，言采藻芡，供其早餐；頻搜魚蝦，酌此春酒。奇石突戶，乞題蟲書；怪雲窺人，時現鱗影。相與縱步幽遠，攀躋藤葛，鑿區種藥，往往延年；暗牖栽花，時時照夜。晚辭同人，獨宿半舫。蓮葉千幹，遊魚百頭，怪響出波，奇香入夢。蓋至夜光沈壑，湖浪衝霄，悄乎若悲，默爾延佇。此又後夜漁而燕息，先休鳥而適征者焉。是爲記。

(二) 遊幕府山十二洞及泛舟江口記

余以辛酉秋仲，送客白門，事畢欲歸，吾友孫君星衍送我臨江之渚。時日午過午，相與舍舟登陸，攜一

僧一叢，徧歷幕府山十二洞。匡厝岫衍，川虛谷靈。雲浮景沈，林隱花顯。遂爾心遊於虛，神會於默。光景倏忽，遊蹤回息。蓋僕行天下多矣！川陸之勝，寓日八九。巖壑之美，羅胸萬千。顯茲賞心，久失交臂；未嘗不歎江表之境，至此極焉。

其峭也，如斜行升天，遽握斗柄；其遽也，如再轉入壑，先聞颺輪；其紆也，如蝸角已出，仍盤羊腸；其險也，如熊罴甫離，更入虎坎。又或石頂裂穴，形如彈丸；匡旁闢扉，削若水卷。衆壑既美，層田亦奇。其高低不齊，赤白間出，如墮星而圓，怪火而裂者，名曰榴田。其入地而繁，遍天而青，懸匡挂壑，五色濛冥者，名曰薛田。其幹虛而員，節厚而錯，叢生水眉，迸出石腹者，名曰竹田。虬枝鶴蓋，兩兩夾壑，不風而吟，聲出金石者，名曰松田。隨波離離，影界水陸，下拂魚尾，上翬鳥足者，名曰葑田。以此五田，間茲十洞，遂復隱顯不測，涼炎互殊。削壁萬仞，腹背裂而通樵；浮雲數重，中央虛而過鳥。樓臺東西，以雲氣爲界畫；巖岫曲折，準鳥巢而升降。梨桃多於粟米，魚蟹富於葱韭者焉。

晚日，汪君爲霖，孫君星衛接踵而至。於是蠟屐既停，蒲帆又舉；載酒涉險，並舟浮江。霞采極於新洲，風稜生乎瓜步。激電搜海，魚皆上潮；寒星點波，豚不拜浪。螢光浮沈，沿岸遠近；飛羽唳嘶，隨波上下。半圭之月，倏爾西行；雙槳之舟，逝將東邁。小史羌笛，長年吳歌，矢晨露之詞，衣夜行之錦。樂且無極，舟行不停，視謝公之於牛渚，供奉之在采石，殆又過之。蓋較量絲竹，所以陶寫性情；指揮煙雲，亦以跌宕山水。古者之樂，既不讓夫有逢；後來之遊，庶可貽於無盡。此又山靈鑒之，江水司之者矣！是日三鼓，遂濡筆而爲之記。

(二)遊京口南山記

余自返遐荒，卽思屏路。徒以邱壘在望，松楸未盈；繆綯滿前，讎校待畢。以是尙局跡塵市，偶影妻孥。然比之再藥之木，對林樛而顏慚；拔心之草，值樵蘇而志惕。勢使然矣！杜門省愆，遂已闕歲。今夏六月，始近爲百里之遊。避暑焦山者旬有六日。此山產於江心，四面遼絕。東瞻海門，百里而遠；晴雨昏旦，心焉樂之。獨恨無奇石峭壁，可以跨凌星辰，隱顯日月。且半山以下，土氣純濕；蛇虺入波，龜魚上岸。幽巖荒遠，非能久居。

初秋，復泛太湖，遊洞庭東西山，往返浹日。然石公奇矣，而巖壑殊淺；林屋邃矣，而奧窔太深。一則參居半天，易盡一覽；一則深入九地，回皇萬端。蓋絕幽鑿險之方，非養性樂生之境矣！若地近而勢阻，迹幽而心逸者，其惟京口南山乎！夾山招隱鶴林，皆六朝以前舊刹也。益之以連洞之幽奇，巖窟之雄峭，八公之清邃，九澗之曲折。山不甚高，而石脈萬竅；水不甚廣，而泉靈一盃。林壑之美，無心自呈；日夕所需，不求已給。升山采菌，便可盈斛；沿徑拾果，先能滿懷。故人馳書，時貽京口之酒；同學問字，頻饋新洲之魚。此則京口觀左右，實包良積書之巖，瀟湖東西，爲龐公上冢之路。不亦去住兩便，心形俱逸哉！

夫人生恆幹七尺，有所自來；浮蹤百年，倏焉已往。而必欲於闌閣之中，房闔之內，奄然待盡，識者惜之。此昔人所以寓悲於鐘漏，寄興於駒隙也！

遊凡三日，同遊者僧三人：焦山方丈巨超，攝山方丈，今退居放生池靜室，慧超，夾山首座恆讚；導遊者

僧一人，吾鄉天寧寺知客耨雲也。是爲記。

(四)遊城北清涼山記

夫兼葭盛，則唵蟲集矣；雲霞生，則麤煙絕矣！猶復紺宇斜出，睽臨流之舟；青藤上緣，接過嶺之樹。於是縱眺幽遠，悼歎今昔。連山青而百里，夕陽紅而萬狀。草露眩目，天風振衣；聲搖鷓鴣巢，影入雉堞。蓋曾不半日，而城北之勝已俱覽焉。

菴名隱仙，樓則拈葉，北登翠微之亭，西泛莫愁之艇。升阜陟岡，遊禽輸其捷；鳴榔鼓棹，潛鱗訝其狂。陰谷蔽日，流螢已飛；長林無風，密葉自下。金粟數樹，與松花競香；秋棠千株，共玉蕊比潔。冷泠瑟瑟，涼生秋初；寥寥蕭蕭，境出塵表。興盡而返，途窮乃歸。經黃公之酒壘。（亡友黃仲則寓瓦棺寺最久）指徐君之墓樹。（改葬清涼山下）歎方延，哀緒忽振。蓋數君者，靈爽尙接，笑言如生，而墳土已三尺矣！

既傷曩遊，復念逝者。同行孫君星衍，汪君爲霖，陶君渙悅，亦並有懷舊之感。相與彈琴賦詩，過此哀鬱。迨至白日入地，紅燈燭天，始復聯騎以前，接坊而過；發於快園，復預雅集。亦庶幾曩哲投轄之旨，古人秉燭之義焉。是日也，孫君等各賦詩，而亮吉爲之記。

一一 畏廬遊記 林 紆

(一)遊棲霞紫雲洞記

棲霞凡五洞，而紫雲最勝。余以光緒己亥四月，同陳吉士及其二子一弟，泛舟至岳墳下，循山徑至棲霞禪院止焉。出拜宋輔文侯墓，遂之紫雲洞。洞居僧寮右偏，因石勢爲樓，周以繚垣，約以危闌。據闌下颺，洞然而深，石級濡滑，盤散乃可下。自下仰觀洞壁穹窿斜上，直合石牆，石根下插，幽窈莫覓。投以小石，琅然作聲，如墜深穴。數武以外，微光激射，石隙出漏天小員，明如鏡焉。蝙蝠掠人而過，不十步，輒中巖澗。東鄉有小門，絕黑，俛而始入。壁苔陰滑，若被重錦，漸行漸豁，斗見天光。洞中廓若深堂，寬半畝許，壁勢自地拔起，斜出十餘丈。石角北鄉，壁文絲絲象雲縷；有泉穴南壁下，蓄黛積綠，澗然無聲，巖頂雜樹，附根石竅，微風徐振，掩苒森歟，爽說心目。怪石駢列，或升或偃，或傾或跂，或銳或博，奇詭萬態，俯仰百狀。坐炊許出洞，飲茶僧寮，余方閉目凝想其勝，將圖而藏之；而高叡桐林子忱突至，相見大譁，命侍者更道二君入洞，遂借筆而爲之記。

(二)遊西溪記

西溪之勝，水行沿秦亭山十餘里，至留下，光景始異。溪上之山多幽蔭，而秦亭特高峙，爲西溪之鎮山。溪行數轉，猶見秦亭也。溪水瀾然而清深，窄者不能容舟。野柳無次，被麗水山，或突起溪心，停篙攀條，船側轉乃過。石橋十數，柿葉蒨葢，秋氣灑然。橋門印水，子員景如月，舟行入月中矣。交蘆庵絕勝，近庵里許，回望溪路爲篁竹所合，截然如斷。隱隱見水閣飛檐，斜出綠林之表。其下砌石可八九級，老柳垂條，拂掃水石，如縛帶焉。大石橋北趨入烏栢中，漸見紅葉，登閣拜厲太鴻栗主。飯於僧房。易小艘，繞出庵后，一色

秋林水淨如拭，西風排竹，人家隱約可辨，溪身漸廣，彌望一白，近渦水矣。渦水一名南漳湖，葦蕩也。蕩析水爲九道，蘆花間之，隔蘆望鄰船人，但見半身，帶以下，蘆花也。溪色愈明淨，老桡成行，可萬株，秋山亭亭出其上，盡檣乃趣餘杭道，遂棹船歸。不半里，復見蘆菴，來時遵它衙紆，歸以捷徑耳。是行訪高江村竹箇故址，舟人莫識。同游者爲林迪臣先生，高嶽桐，陳吉士父子，郭海容及余也。己亥九日。

(三) 湖心泛月記

杭人佞佛，以六月十九日爲佛誕。先一日，闔城士女皆夜出進香於三竺諸寺。有司不能禁，留湧金門待之。余食旣，同陳氏二生霞軒論孫，亦出城蕩舟爲湖游。霞軒能洞簫，遂以簫從。月上吳山，霧靄溟溟，截然劃湖之半，幽火明滅相間，約丈許者六七處，畫船也。洞簫於中流發，聲聲微細，受風若咽，而悽愴哀怨，湖山燭之，髮鬢若中秋氣。霧消月中，湖水純碧，舟沿白隄止焉。余登錦帶橋，霞軒乃飲盞背月而行，入柳陰中，隄柳蕭蕭爲黑景，柳斷處乃見月，霞軒著白袷衫立月中，涼蟬觸節，警而羣噪。夜景激激，畫船經埭下者，咸止而聽，有歌而和者。論孫願余：「此赤壁之續也。」余讀東坡夜泛西湖五絕句，景物淒黯，憶而宋以前，湖面尙蕭寥，恨赤壁之簫，弗集於此，然則今夜之遊，余固未襲東坡耳。夫以湖山遭幽人踪跡，往往而類，安知百餘年后，不有襲我者，寧能責之襲東坡也。天明入城，二生趣余急爲之記。

(四) 記雲棲

五雲山之大，不能窮也；可至者山西北之雲棲塢耳。戊戌四月十日，同李拔可，鄭稚星，林晚翠，俞輿沿

江千行。過六和塔，至棠邨，右轉入竹徑，衝側小碑，署曰「雲棲」。萬竹掃天，中無雜樹，幽閒露微徑，青溼如新。過雨，泉聲瀲灩，瀉竹根而下，小澗宛延，抱竹南逝，叢葦覆巖，不知其流所極。竹斷處見天如覆盂，不半里，風篠作聲，又入幽間中矣。竹身大可盈握，細葉觸風，仰見碎光搖動者，天也。洗心亭而北，而構寒泉前渚如鏡，細藻縈回水底，縷縷可數，泉脈西來絕駛，墜落其中，如鳴珮環。一徑北趣入蒼碧中，始見雜樹，或篔或杉，或硬楠之屬，交植不辨柯葉，唯宏師塔前巨杉四，編竹護其根，直上無際。中蔭小亭，御碑存焉。更數十武，始至寺。

(五)記九溪十八澗

過龍井山數里，溪色潑然迎面，九溪之北流也。溪發源於楊霖塢，余之溯溪，則自龍井始。溪流道萬山中，山不階而陟，踵趾錯互，蒼碧莫辨塗徑。沿溪取衝，東警西匿，前若有阻，而旋得路。水之未入溪，皆號曰澗，澗以十八數，倍於九也。余遇澗即止。過澗之水，必有大石亘其流，水石衝激，蒲藻交舞。溪身廣四五尺，淺者沮洳，由草中行；其稍深者，雖渟蓄猶見沙石。其山多茶樹，多楓葉，多松。過小石橋，向理安寺路，石尤詭異。春籜始解，攢動巖頂，如老人啼髮，怪石摺疊，隱起山腹，若樹若几，若函書狀，卽林表望之，滄然帶雲氣。杜鵑作花，點綴山路，巖口翳吐，出山已亭午矣。時光緒己亥三月六日，同遊者達縣吳小邨，長樂高鳳岐，泉唐邵伯綱。

(六)遊玉泉山記

甲寅九月，橘叟招遊玉泉山。方余遊頤和苑時，苑中已見妙高之塔矣。是日命車出西直門，十二里至海甸，又十一里及靜明園外，得券始入。觀園蓋墟今山而據其勝者也。老樹參天，景物大類雲棲；雲棲竹皆尋丈，翳不見日；園則檜與柏合，荒青老綠，雖善畫者莫肖其狀。廣城垂垣，意卽廓然大公殿也。殿額久毀，沿衝多破廟，而呂祖洞、龍王廟殘狀尙存。循石級北上，至妙高塔下，求所謂該妙齋、崇霽軒，亦莫識其處。橘叟石遺林仲樞宰平兄弟登塔，余止小亭之下。老柏敷陰，畝許，坐階石上，東望昆明湖，光一線，出高樹之罅，而排雲殿尙突兀空際，感念孝欽當日遊幸之盛，禁鑿森嚴，今乃縱游人人觀矣。卽下，以舟向玉泉。約突泉爲十六景之一，舊曰垂虹，實則仰出，而非下垂，泉眼伏叢石下，雖盛沸而沈沈無聲，明漪絕底，盤盤成見，細石去泉尋丈外，多蒼藓，而弗除，細點出蒼上，若魚沫，珠如泡如，則名曰約突，稱也。石乘「天下第一泉」，右則高宗御製玉泉山記，澁不可讀。舟停巖下，出頗黎盃汲泉而飲。余小病弗進，再沿函石登陟，別至一石墪下，彫鏤極工，望靜宜園林木蒼鬱，綠垣跨山如長城，曉來霧盛，日落霧益起，遠瞭青冥無所見，遂下。止一院落，清池互其前，細泉出石罅，瀾瀾而流。丹漆敗損，閭守者亦莫知其名。園中庭館，舊皆有額，旣無圖本可考，惜哉！方康乾殷盛，暢春貝明二苑，水石臺殿花木之位置，多文人爲之屬稿；獨頤和苑罄天下財力，構諸奄人之手。視二祖之經營旣遠，況又以土木貽天下之亂，自戊戌訖辛亥，宇內無寧日。今余登茲峯而望昆明，樓殿存而時代非，能無動今昔之悲耶？橘叟詩筆，深入臨川之室，必有詩紀其勝，余不恆爲詩，但爲之記。時重陽前日，同遊者九人：橘叟最健。

(七)記翠微山

翠微，非名勝也。近龍王堂，林木始幽閒，山勢下趨，望山上小樹，皆斜府如迎人狀。肩輿轉入林陰，始得一小寺。馮軒下瞰，老柏三數章，碧翳天日。有石級數十，所謂龍王堂，卽在其下。細泉淙然，循幽竇瀉於小池，池魚迎泉而喋，周以石闌。早月出樹間，篩碎景於襟袖之上。余及陳弼，陳石遺，高穎生同坐廊隅。石遺誦淨名詩，淒瑟挾鬼氣，羣處靜竟，聽之肅然。飯罷，趁月登瑤珠寺。林深石黑，突怒梗道，如怪獸如魑。余及弼各以拄杖行，先以杖測石高下，始窺足。寺踞巔頂，叢綠中隱隱出殿檐，近寺稍無樹，月光下布石上。寺僧已睡，起而進茗，然燭入小洞中，坐頭陀象，意南中村寺，尙或過之也。明日遊祕魔巖，讀偶齋師遺詩，索畢和之。以肩輿跨危嶺，游師子窩，長廊依山，雙畫僧絕。且雨，遂匆匆更歷數寺，頽垣斷塔，如新被燬。石道指山下樹，言秋來經霜爲老紅者此也。癸丑四月十四日記。

一一一 西溪泛舟記 樊增祥

十月既望，樊子與客自廣雅書院歸，經采虹橋，循溪而南，適有小航，帆楫新淨，角巾共戴，柔櫓乍鳴。於時林日已歛，晚潮方至，湔流東去，遲重若牛，願以徐行，益愜幽賞！

是谿也，近帶西村，遠襟南岸，水皆縹碧，滑若琉璃；卽古所稱荔枝灣也！背山臨流，時有聚落，環植美木，多生香草。榕楠接葉，蕪蒨成陰。風起長寒，日中猶暝。幽溪蓄翠，深逾百重之雲。片葉新紅，靚於十五之女。

蕭閒看竹，宛轉逢鷗。嘉客與僧，清談逾肆。秋鱸不餉，自成笠澤之遊；林鳥忽驚，有甚虎溪之笑。入麻源之
三谷，過南園之五橋。藥草交乎蓬筍，垂楊拂其帆席。爰自虹橋，達於珠江。美蔭清流，可五六里。竹籬映水，
寒菜平畦。珠兒總角，已習畫船；越女媚顏，每臨煙浦。蓋隱秀之致深，而車騎之塵遠矣！

方舟入江，風帆轉健。綺羅煙水，遠帶輕霞；金碧樓臺，俯臨明鏡。接鴉點點，柳翠新黃；官馬蕭蕭，沙隱雪
淨。連橋若篠，比屋成鱗。層城樓櫓，若龍唇之噓雲；遠浦琛航，雜蠻獠而互市。言經沙面，遂薄海珠。故將祠
新，古臺碑圯。仙雲四合，起瑤島於中間；璧月雙輝，與金波爲上下。瞻言花嶼，何異蓬山。廣州士庶豐昌，物
華薈麗。珠簾齊下，但聞琵琶之聲；絳河一曲，悉是胭脂之水。鮎窗櫺比，畫舫連環。月脇橫穿，風心屢蕩。百
練以外，始買春宵；十里之間，惟聞香麝。曉鐘歇枕，未是遲眠。斜日梳髮，猶爲早起。麩餈貼地，翡翠爲屏。茶
塢香雲，酒榷金槓。青燈夜月，落別浦之鷺鷥；紅袖雕欄，盼過牆之秋雁。亦足極選佛之娛，繼遊仙之夢。花
市已遙，蘭舟遂纜。香臯路暗，水閣燈明。回眺江天，但餘煙霧。良遊無述，俊賞將渝。眷此江山，寫以金粉。